

追踪塞尚

Chasing Cézanne

◎ 林佳鸣

译

◎ (英) 彼得·梅尔 著

Chasing Cézan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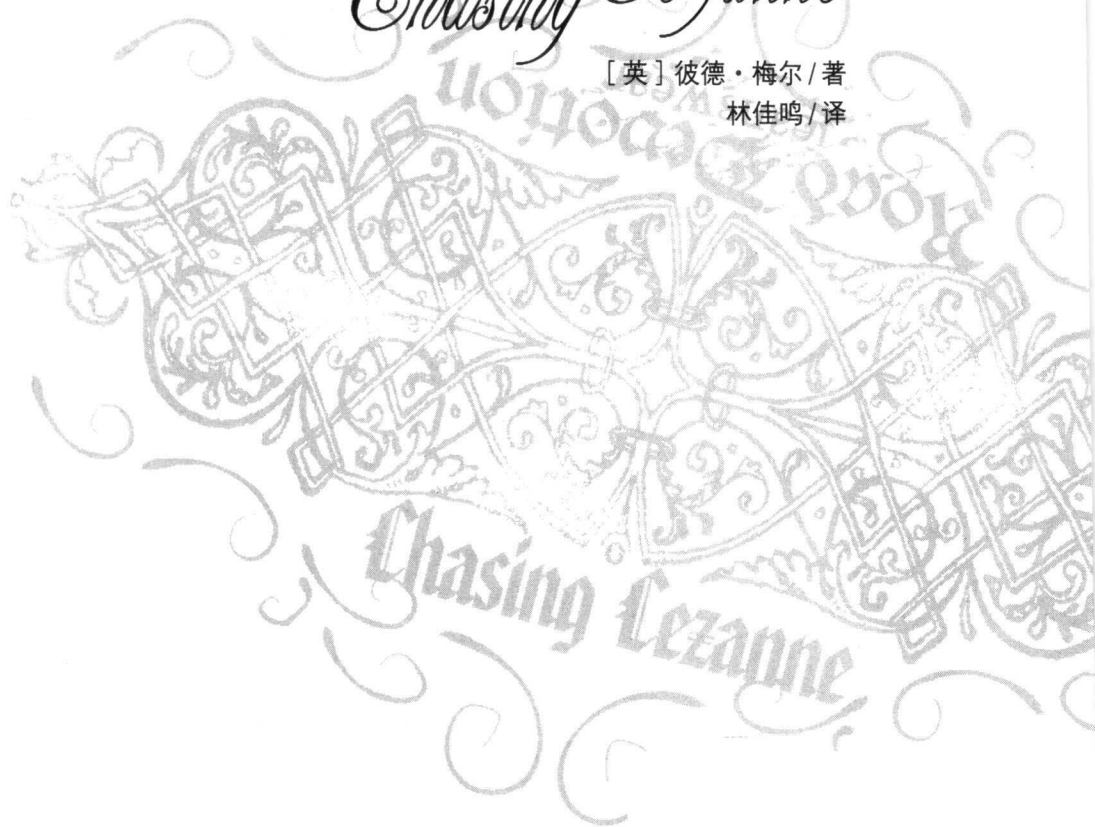
◎ 荣登美国《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 英国《好书指南》强力推荐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追踪塞尚

Chasing Cézanne

[英] 彼德·梅尔 / 著
林佳鸣 /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踪塞尚 / (英) 彼得·梅尔著; 林佳鸣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

书名原文: Chasing Cézanne

ISBN 7-5613-3358-7

I. 追… II. ①彼… ②林…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06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05-092 号

图书代号: SK6N0363

Copyright©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1997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追踪塞尚

(英) 彼得·梅尔 著

林佳鸣 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特约编辑 / 潘良 卢云艳 封面设计 / 贾晓卫 版式设计 / 李洁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 710062)

印刷 / 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本 / 787 × 1092 1/16 印张 13 彩插 / 8 页

版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358-7 / I · 390

定价: 22.80 元

有钱人喜欢收藏，而除了几个知名的异类之外，他们都乐于让别人知道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毕竟，享有特权生活的一半乐趣来自于别人羡慕的眼光。如果没人知道的话，你的收藏再稀有、再珍贵又有什么意思呢？

第 1 章

这位前台小姐和房间装潢互相呼应，作为一件人性摆设，倒是和周遭拘谨的环境相得益彰。她身穿亮而酷的米黑双色衣服，抱着电话咕咕啾啾，对于站在面前的这个衣服蓬乱的年轻男子，完全视而不见。直到她看到该男子把一个带有划痕的真皮背包放到她那光滑如镜、一尘不染的枫木办公桌上时，无懈可击的妆容上才露出微蹙。她放下电话，把一络金发向后拨，重新带上刚才为了讲电话而取下的耳环。修得完美无瑕的眉毛，高高扬起，弯成两道疑问的弧线。

年轻男子微笑，“早上好，我和卡米拉有约。”

双眉仍然高扬，“你是？”

“安德烈·凯利。你是新来的吧？”

前台小姐没有回答，她再次取下耳环，拿起电话。安德烈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卡米拉总是雇用这样的女孩子。不用几个月，她们就会被另一件光鲜的复制品所代替——一样的花枝招展，一样的不得人缘，一样的麻木不仁，她们离开后去了哪里？伯尼百货的化妆品柜台？还是某家小型葬礼公司的前台？又或是成为卡米拉那些不那么高贵的欧洲贵族朋友们的猎物？

“她还在开会。”一根手指指向接待区的远处一角，“你可以在那里等她。”

安德烈提起包，又冲她笑笑，“你总是这样不友好吗？还是你得上课？”

显然他的问题白问了。听筒已经重新塞回绺绺闪亮秀发下，窃窃私语声已经重新响起。安德烈坐下来，做好等上一阵子的准备。

卡米拉早已名声在外，比如故意迟到，比如同时和两个人约会，比如蓄意营造场合来凸现她编辑的魅力和社会地位，而且有些人为此还很景仰她。她在充斥权力角逐意味的午餐世界里的成名战是——在同一天，在罗伊顿订两张桌子，同时款待一个广告界的大腕和一位前途光明的南美建筑师。她穿梭在餐桌之间，这里来点芝麻菜，啃啃莴苣；那里啜口伊云矿泉水。而卡米拉最让人敬佩的地方是，双方都没有感到自己被冒犯了，从此以后，双桌午餐也逐渐成为卡米拉社交秀中偶尔上演的节目。

但是卡米拉从没有因为此类行径而遭受惩罚，因为她是成功人士。在纽约，各色各等不良行为都可以因为“成功”二字而轻易获得谅解。卡米拉的战绩是成功地挽救了一家长期徘徊在倒闭边缘的老杂志社，将它改头换面，让那些有争议的撰稿人退休，设立了活泼但广受关注的“编辑的话”一栏，更新了封面版面，更换了前台和接待区。结果杂志发行量飙升三倍，广告来源稳定增长，而杂志的股东们，虽然还在赔钱中，却已经开始沐浴在暴富的光辉中。杂志在口手流传的紧要关头，卡米拉·詹姆森·波特当然不可能做错事。

外表的改造固然功劳不小，但实际上这本杂志的腾飞几乎完全应该归功于一个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卡米拉的编辑理念。

卡米拉的发家过程颇为传奇。她起步的时候，不过是伦敦一家小报谣言八卦版的一个小记者，野心勃勃却默默无闻，后来成功俘虏了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有钱老公——高大、黝黑、让人琢磨不透的杰里米·詹姆森·波特。卡米拉看中的是他的名字，听上去比她自己的名字卡米拉·波特要体面得多，当然，还有他那些出身名门的朋友们。唉，可惜

她过于热情地拥抱了其中一位，而且被当场逮个正着，接下来上演的自然是离婚。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卡米拉已经和那些有钱人混得够久了，足以让她学会怎样在纽约呼风唤雨了。

其中的原理很简单。有钱人喜欢收藏，而除了几个知名的异类之外，他们都乐于让别人知道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毕竟，享有特权生活的一半乐趣来自于别人羡慕的眼光。如果没人知道的话，你的收藏再稀有、再珍贵又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当卡米拉意识到自己重新变成急需工作的单身女性时，这点显而易见的认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终于有一天，她找到了能将认知转变成事业的催化剂。

当时她正在牙医的候诊室里，手边正好有一本色彩鲜艳的八卦杂志。封面上的照片很吸引人，是一位国际上大大有名的贵族兼艺术品收藏家和他新婚妻子的合影，背景是一幅他新近纳入藏品的意大利画家提香的作品。卡米拉不明白，为什么这等身份的夫妇会愿意出现在这样一本杂志上呢？她很快在内页的报道上找到了答案。文章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无耻地吹捧着收藏家本人、他的新娘，以及他们那位于科摩湖畔最美丽的山坡上、低头便可俯瞰一汪碧水、有五十七个房间、充斥着艺术品的爱巢。在一片文字的谄媚声中，穿插着很多照片，每张都打光巧妙且同样谄媚。整篇文章长达七页，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幅画面，都在极力阐述这样一个主题：一对绝佳的夫妇，在一幢绝佳的房子里，过着绝佳的生活。

卡米拉把整本杂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其实是一份配插图的纪实，描述欧洲社会有闲阶层的所作所为——慈善舞会、香水发布、画廊开幕……这些浮华的消遣，无非是让同一票人能够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和罗马不断遇上，然后惊叹一声“多巧啊”！一页接着一页，全是微笑的脸庞、乏味的文字和虚构的事件。但是，卡米拉离开牙科诊所的时候，带走了这本杂志，那天晚上，她一直想着那篇封面报道。慢慢的，

她打定了一个主意。

成功总是和运气联系在一起的。在卡米拉身上，运气来自于她在纽约的一位记者朋友打来的一通电话。当时曼哈顿所有的媒体，似乎都在讨论加洛贝丹兄弟以及他们忽然进军出版业的消息。这对兄弟在疗养院、发票贴现和废物处理这几个领域功成名就之后，最近收购了一批公司，其中包括一个小出版社、一间长岛的报社和几家或垂垂老矣或濒临破产的专业杂志。外界推测，加洛贝丹兄弟是冲着这一批公司的主要资产——位于麦迪逊大道上的某栋建筑物才出手的，但是也有小道消息说，其中有一两家杂志社也许能逃过关闭的厄运，用小加洛贝丹的话说，要重整旗鼓。金融分析师把这个诠释成——将有可观的资金注入。其中《装潢季刊》被认为是最适合的选择。

它是那种你可能会在纽波特某栋废弃已久的豪宅客厅里找到的杂志，页边卷曲，页面发黄。风格沉稳，外表寒酸。广告很少，稀稀落地分布在书页各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窗帘布和仿贵族风格的豪华灯饰。刊登的文章讨论着镀金的乐趣以及如何打理十八世纪的瓷器。整本杂志的编辑从头到尾都拒绝和任何稍微跟现代搭边的东西扯上关系。但即便是在这般利润日益缩水、举步维艰的处境下，它依然保持了一小撮忠实读者。

大加洛贝丹看看它的业绩数字，就力主将它三振出局。但是他的弟弟娶了一位自诩为家居设计忠实爱好者而且深受菲利浦·斯塔克事迹鼓舞的年轻女孩，她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的先生伸出援手，于是《装潢季刊》的末日被延期了。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编辑模式，它甚至还有机会走出另一片天空。

风声不幸走漏，小道消息立时四下流传。听了朋友的简单介绍之后，卡米拉穿上最短的裙子，带着一份详细的企划书来到纽约见小加洛贝丹。报告从早上十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其中还包括了一顿略带调情意味的午餐，长达两个小时。不得不说，小加洛贝丹对她的计划表现

出了对她的美腿同样的兴趣。于是卡米拉被录用了。卡米拉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宣布把《装潢季刊》改名为《DQ》，全纽约对此都拭目以待。

为了打造编辑的个人形象，卡米拉把一大笔加洛贝丹的钱投资在推销自己上面。她在所有应该出现的场合出现，衣着昂贵而得体，对着所有值得的人放电，而这样星光熠熠的时刻又正好被她自己雇佣的狗仔队拍了下来。在她的第一期《DQ》问世之前，她已经使自己成为了一位名人，虽然这种名气没什么实质意义，完全建立在对社交活动的孜孜不倦上。

不过那些数不清的看人、被看和培养感情的夜晚，以及好几十顿的后续午餐，最后被证明是物有所值。卡米拉迅速认识了每个她需要认识的人——那些有钱有闲的社会名流，以及更重要的，他们的室内设计师。卡米拉在这些室内设计师身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她明白，这些人对顾客的影响力，往往不止于对面料和家具的建议，另一个原因就是她知道这些人对出名有着天生的爱好。

万一不幸被《DQ》杂志选中的人，对让一群摄影师、撰稿人、花匠、设计师以及许许多多手持移动电话的黑衣人入侵自己的家流露出些许的勉强，卡米拉就会打电话给他的室内设计师。他们一出面，没什么不能搞定的。

就这样，卡米拉得以进入其他八卦杂志无法入内的地方去采访。事实上，她的首期杂志就刊登了一篇独家专访：华尔街克里门家族的理查德·克里门名下的两处房产：公园大道上的一栋三层楼房（每个浴室里都挂着一幅印象派作品）和慕思提克岛上的别墅（三个佣人服侍一位客人），可谓旗开得胜。撰稿人是一位默默无闻生活隐秘的单身汉，经不住他那年轻的意大利朋友（一位刚入行的室内设计师）和卡米拉穷追猛打的攻势，最后写出了一篇长达二十页的优美文章，配上华丽的照片，一下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美。《DQ》有了个漂亮的开局。

整整三年过去了，该杂志始终严格奉行“绝不，永不说任何人一句坏话”的信念，发行量节节上升。明年，除去卡米拉惊人的花费，预计它的利润依然是个可观的数字。

安德烈拿起最新一期的《DQ》，翻到他为波拿盖蒂在米兰的公寓所拍的照片。想到当时卡米拉对着这位小工业家和他的保镖指手画脚，让他们把卡纳莱托的画挂到更上照的地方，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事实证明，卡米拉是对的。他喜欢为她工作，她很有趣，眼光也不错，而且花起加洛贝丹的钱来毫不手软。再有一年的时间，他就能赚到足够的钱离开，专心去写自己的书。

安德烈开始猜想今天卡米拉将派给他什么任务，但愿这一次能有阳光的地方去。纽约的冬天如此寒冷，以至于清洁部门闹罢工时，几乎都没有人注意到，通常作为重要谈判筹码的垃圾的腐烂臭味，完全被冰雪捂住了。工会的人正在苦等春天的到来，以及雪融后的刺鼻气味。

一阵高跟鞋敲打在打磨过的石头地板上的声音，使安德烈及时抬起头来，正好看到卡米拉咋咋哒哒地走过，手挂在一个蓄着胡子、看上去像穿着一身黑色帐篷的青年男子的手肘上。他们在电梯前停下来，安德烈认出那是奥利维尔·土伦克，一位时髦的巴黎设计师，以极简派家具设计而出名，目前正在把苏荷区的某家肉类包装厂改造成小型的精品旅馆。

电梯来了，顿时上演了一阵热烈的吻别——双颊一边一个，外加一个祝好运。电梯门一关上，卡米拉转身对着安德烈。

“甜心！你好吗？竟然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抱歉。”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肘，推着他走过前台的桌子。“你一定已经见过多米妮了吧？！”

那位小姐抬起头，象征性地张了张嘴，几乎连唇上的口红都没有动。

“是的，”安德烈说，“恐怕是的。”

卡米拉叹了口气，领着安德烈走向走廊的另一头。“这年头招人很

难。我知道，她脸色是不太好看，但她有个有用的老爸。”她的目光越过深色眼镜的上边，看着安德烈，“苏富比。”

他们走进卡米拉的办公室，卡米拉的高级秘书也跟了进来，他是个身材修长的中年人，手上拿着记事本，皮肤呈现和季节不符的深褐色。他冲着安德烈笑笑，“我们还得拍那些非凡的快照吗？”

“尽力而为吧，诺尔，你到哪里去了？”

“棕榈海滩。别以为我会告诉你谁和我一起去的。”

“我想都不敢想哦。”

诺尔貌似有点失望，他转向卡米拉说，“G先生要和你谈谈，其他电话都得先等等。”

卡米拉在办公桌后面踱来踱去，听筒跨在肩膀上，声音低沉，语调亲密。安德烈认出那是她的加洛贝丹的声音，并且开始不止一次地疑惑，他们之间是否超越了寻常的商业关系。对他自己来说，卡米拉太过强悍，太像一颗企业导弹，但是毫无疑问，她是个魅力十足的女人，成功地运用了各种可能的秘方来抵抗岁月的流逝。她很苗条，却不骨感，脖子依然光滑圆润，手臂、大腿和臀部都瘦而结实，这完全拜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运动所赐。卡米拉身上只有一个地方稍微蓬大，那就是她的头发：深棕色，修剪成头盔形，笔直、干净、富有光泽，而且弹性十足。她每周去三次博格朵夫做保养，其秀发已经成为了那里的传奇。卡米拉柔情万种地对加洛贝丹说“再见”，挂了电话。她的身体往前倾，头发垂下来，盖在脸颊上。

她对着安德烈做了个鬼脸，“天哪，又有事情做了。他要办场美式晚宴。你能想象吗？”

“你会喜欢的，正好让你有机会穿穿美国国服。”

“那是什么？”

“问诺尔。他可能会把他的借给你。”

“甜心，这可一点都不好笑。”卡米拉在记事本上记了几笔，然后瞄

了一眼腕上的超大号劳力士金表。“老天，我得赶紧飞了。”

“卡米拉？是你要我来见你的，记得吗？”

“我得和杰尼吃午饭，我已经迟到了。我可不敢让他等太久。最后一次。”她站起身来。“听着——甜心，这次是圣像，里维埃拉的圣像，可能还有一些费伯奇彩蛋，你得四下里好生找找。主人是一位俄国老贵妇。诺尔那里有详细资料。”卡米拉从桌上翻出她的皮包。“诺尔！车子到楼下了吗？我的大衣在哪里？打电话到罗伊尔顿饭店找杰尼，告诉我我被堵在路上了，就说我正从一个令人心碎的葬礼赶过来。”

卡米拉对安德烈抛了个飞吻，咔哒咔哒地走向电梯，秀发优美地弹动，高级秘书在旁边一路小跑，手里拿着她的大衣和一大堆备忘录。安德烈摇摇头，走过去坐在诺尔桌子边上。

“是圣像，甜心。”安德烈说，“在里维埃拉，我就知道这么多。”

“你真走运。”诺尔看着他的记事本。“让我看看，房子离尼斯大约有二十英里，就在圣保罗南面。老夫人名叫奥丝帕洛夫，自称是位公主。”诺尔抬起头眨眨眼。“这年头，谁都这么说。总之，我们在金鸽饭店为你预订了三天房间。卡米拉去巴黎时，会顺道过去做采访。她会在那里过夜，你们两人还能吃顿惬意的晚餐。不过，千万不要做出任何我不会做的事来。”

“别担心，诺尔，我会说我头疼。”

“你就这么说。来——”诺尔把文件夹推过桌面。“这是机票、汽车和旅馆预订，还有俄罗斯老妈妈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别误了飞机，她等着你后天到达。”

安德烈把文件夹收进包里，站起身来，“要我给你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帆布鞋？还是减肥膏？”

诺尔的眼睛望向天花板，身体摆动了一下，“既然你问了，带点熏衣草精油就再好不过了。”电话铃响起。诺尔一边拎起话筒，一边向转身要走的安德烈摆动手指，以示告别。

走出大门去面对曼迪逊大道被冰雪冻住的脏乱之前，安德烈先用思绪如毯子一般把自己包裹起来。迎面吹来的刺骨的寒风，冷得穿透皮肤，行人们低着头，蜷起身子。那些在曼哈顿办公大楼门外挤成一小堆一小堆，哈欠连天的瘾君子们此时看来比从前更鬼祟、更刺眼。他们的脸在寒冷的空气中缩成一团，一边抽烟一边发抖。安德烈总是觉得这很讽刺，一方面抽烟的人被剥夺了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而被赶到街上去，另一方面他们的同行——可卡因爱好者却可以在办公室洗手间的温暖和相对舒适中肆意放纵。

他站在五十一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叉口，希望能招到出租车载他到东城区。现在里维埃拉的含羞草应该已经开花了，勇敢些的居民可能已经在室外吃午餐了。海滩的经营者一定正在调高价钱，并且暗自打算如何才能最少地支付今夏这批海滩小工的工资。船只的底部被刮得干干净净，该补漆的地方要补漆，租赁广告也该印出来了。饭馆、商店和夜总会的老板们做好准备松开腰包，来应付这一年一度的支出，五月到九月的辛苦将足够使他们在其余的月份里过着富足而慵懒的生活。

安德烈很喜欢里维埃拉这个地方，它总能以一种迷人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使得他自动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且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他相当愿意忍受挤满游客的海滩、偶尔的粗鲁态度、一贯的离谱价格、声名狼藉的夏季交通——他可以原谅这一切甚至更糟糕的东西，只要能给他注入一丝法国南部的神奇。自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布鲁厄姆勋爵彻底改造了戛纳以后，这条海岸线就一直吸引着贵族和艺术家、作家和亿万富翁、傍大款的小白脸和风流寡妇、野心勃勃的漂亮姑娘和伺机猎艳的年轻小伙。这里也许有些颓废，昂贵和拥挤则是毫无疑问的，但决不会让人觉得枯燥。当一辆出租车停下来将他从冻伤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时，安德烈想——那里至少比较暖和。

他还没把车门关好，出租车已经起飞了，擦着一辆巴士的车头穿过，顺便闯了红灯，安德烈发现自己落在了一名运动员手中，一位把曼

哈顿街道视为人与机器的测试场的拼命三郎手中。司机以炮弹出膛般驱车在第五大道上横冲直撞而下，一路伴以毫无征兆的猛然急转，口中还喃喃地以某种含糊的神秘语言咒骂着交通，此时安德烈只好用手臂抱着膝盖，顶在隔板上，身体蜷缩成飞机失事时才会用到的胎儿的形状。

最后，出租车终于窜上了西百老汇，司机试着用不太灵光的英语说话。

“嗯，多少号？”

安德烈觉得自己好运快完结了，决定剩下的两条街还是靠自己的双腿走比较好。“就这里下好了。”

“这里？”

“就这儿。”

“没问题！”刹车板被重重踩下，跟在后面的车猝不及防，赶紧急刹，车头还是不偏不倚地擦上了出租车的尾部。出租车司机立马跳了出来，扯着脖子，用他的母语长篇大论地开骂，其中稍微能够辨认的两个词是“鞭打”和“狗娘养的”。安德烈赶紧把钱塞给他，仓皇逃离现场。

两分钟轻快步行之后，他到达了一栋建筑物前，这里原本是一家成衣工厂。就跟苏荷区的大部分房产一样，它那卑微的出身早已随着旧区的高级化改造被层层包裹，最后隐匿不见。在这里，有着高高天花板的明亮房间被重新分层、隔间、粉刷、布线、配管、分区，当然了，还有重新定价。房客大部分都是艺术和传播领域的小型企业，安德烈所属的经纪公司“完美图像”，总部就在这里。

“完美图像”的创立人史蒂芬·摩斯是个聪明、有品味并且热爱温暖天气的年轻人。他的客户都是非主流的摄影师和画家——摩斯相当准确地捕捉到了和服装以及模特有关的一切事物所散发出来的特殊气质与微妙纠葛。经历了早期几年的创业奋斗之后，他现在拥有了一份获利颇丰的小事业，抽取客户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当做佣金，业务范围则包罗万象，从职业顾问、税务指导一直到费用谈判。他有广阔的交际圈

子、溺爱他的女友、标准的血压，以及浓密的头发。唯一的困扰是纽约的冬天，他恨得要命。

正是出于对冰冷天气的恐惧，再加上扩展业务的欲望，他决定接纳露西·沃科特成为初级合伙人。九个月之后，他对自己的抉择充满信心，放手让露西在年初冷得刺骨的一到三月，代他打理公司。露西乐意承担这个责任，他很高兴得以在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享受阳光，而安德烈则很高兴和美女一起工作。当他和露西逐渐熟络之后，安德烈发现自己正在寻找机会和她进一步发展关系，但他总是东奔西跑，而她似乎每周都会吸引不同的但是同样令人生畏的肌肉男。迄今为止，他们还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见过面。

一扇铁门吱地开了，通向一个通风的开阔房间。除了角落处的长沙发和矮几之外，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四人用的正方形桌子。三张椅子是空的。露西坐在第四张椅子上，低着头在电脑键盘上忙碌。

“露露，你今天运气真好。”安德烈把袋子丢在长沙发上，走向办公桌。“我请你吃顿大餐——‘菲立克斯私房菜’，或者‘宝利法国餐厅’，随便你挑。我刚刚接到一份工作，现在我有强烈的冲动，想要好好庆祝庆祝。怎么样？”

露西微笑着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伸了伸懒腰。

她的身材纤瘦而挺直，一头卷曲的浓密黑发，使她看起来不止 168 公分，作为一名冬季的纽约客，她看上去健康得有些过分。她的肤色介于巧克力和蜂蜜色之间，一种发亮的深焦糖色，仿佛保留了她的出生地巴巴多斯岛上的阳光。别人问起她的背景时，她有时会把自己说成一个纯种的夸德隆（混血儿，译注。），看着对方满脸困惑、但出于礼貌却仍然点头，她以此为乐。她认为跟安德烈做朋友可能挺有意思，如果他待在城内的时间足够长的话。

“怎么样？”他注视着她，半笑着，充满希望。

她耸耸肩，指指空桌子。“两个女孩今天都不在。玛丽感冒，黛安

娜去当陪审员。我得待在这儿。”虽然已经在纽约待了好些年，露西的声音仍然留有西印度群岛的甜美语调。“要不下次？”

“好吧。”

露西把沙发上一叠档案夹移开，好让两个人都能坐下来。“说说你的这份工作，该不会跟我最欣赏的编辑有关吧？”

露西和卡米拉早就互相看不顺眼。事情的最开始是因为有人偷听到卡米拉把露西描述成“顶着一头乱发的古怪小妹”，两人的关系随着她们的进一步认识而日益恶化。卡米拉发现露西一点都不尊重她，在代表客户谈判时，总是要求得很苛刻。露西觉得卡米拉做作而傲慢。但由于生意往来的缘故，她们尽量维持着一种冰冷而脆弱的礼貌关系。

安德烈在露西身旁坐下来，距离近得可以闻到她的香味：温暖而带着柑橘味道。“露露，我不想说谎。卡米拉要我到法国南部去拍圣像。需要两到三天。我明天就出发。”

露西点点头。“你没跟她谈钱吧？”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紧盯着他。

安德烈举起双手，脸上一副惊骇的表情。“我？绝对没有。你总是叫我不要谈钱。”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会谈钱。”她在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字，坐下来，微笑着。“很好。你加薪的时间到了。他们付的钱只够正式雇佣摄影师的标准，而且几乎每期都叫你去。”

安德烈耸肩。“可能是想要让我远离不幸吧。”

“我很怀疑。”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露西把头发往后拨，露出干净优美的下巴线条。她转头对安德烈微笑。“我会解决这个问题。你专心拍照。她会不会去？”

安德烈点头。“我们要在金鸽饭店一起吃晚餐，甜心。那个地方是她正式认可的餐厅之一。”

“只有你和卡米拉还有她的美发师。真棒。”

安德烈摆摆手，还没来得及开口回话，电话铃响了。露西拿起话筒，听了一下，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手捂住话筒。“这通电话会讲很久。”她向他抛了个飞吻。“一路顺风。”

司机驶离罗伊尔顿饭店时，卡米拉拿起电话，小心翼翼地按号码，以免弄断了指甲。这是一顿漫长但有建设性的午饭，亲爱的杰尼总是这么乐于帮助她。她在心头记上一笔，打算送盒雪茄到他下榻的饭店去。

“喂？”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心不在焉。

“亲爱的，是我。巴黎的事儿都准备好了。杰尼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佣人会带我在公寓四处参观。如果我想的话，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

对方的声音变得比较起劲了。“画都会在那儿吗？没有冬天收藏起来的？也没有借出去的？”

“每一幅都在。杰尼离开巴黎之前都检查过了。”

“太好了。你做得很好，亲爱的。非常好，回头见。”

在他那摆满精美家具的书房里，鲁道夫·霍尔兹轻轻地把听筒放回原处，从迈斯瓷杯上啜了口绿茶，然后回去继续他的阅读。那是《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注明发自伦敦，描述了苏格兰场的“艺术品及古董小队”是如何找到挪威最著名的画作——爱德华·蒙奇的《尖叫》，估计价值四千五百万美金。它于一九九四年被盗，两年后在挪威南部的一个地窖里被发现，包在一张床单当中。霍尔兹摇了摇头。

他继续读下去。根据这名记者的说法，全世界遗失或被偷的艺术品价值总和，“保守”的估计将远远超过三十亿美金，这个统计数字使得霍尔兹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真是幸运，在两年前遇上了卡米拉。

两人关系始于社交场合，他们相遇在一次画展上，那时霍尔兹经常以合法艺术商人的身份出现在此类场合中。正当他对画作感到无聊时，卡米拉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感觉到两人可能会有共同语言。接下来在那

个礼拜一次探索性午餐约会之后，这一点获得了证实。平淡的礼貌交谈之下暗潮汹涌，两人智力和野心交会的第一波征兆。接下来是晚餐，言辞的试探和戒备逐渐退去，某种接近坦诚的东西浮现出来。等到卡米拉·霍尔兹在霍尔兹公园大道的豪华公寓里分享他的四柱床时，两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意气相投的贪婪情侣。

亲爱的卡米拉。霍尔兹喝完了杯中的茶，起身看着窗外斜斜下落的雨雪。已经四点多，在冰冷灰暗的公园大道上，十五层楼下，人们正抢搭着出租车。在莱克星顿大街上，他们将全身湿透地排队苦等公交巴士。待在温暖的屋子里做个富人，是多么惬意的事啊！